

懷念瑞士的臺灣友人巴爾曼先生

邱榮男



2007年夏筆者邀巴爾曼在洛桑湖畔散步後便餐

我國駐瑞士代表處（1979年創立時社團名稱為「孫逸仙中心」，後於1990年更名為「台北文化經濟代表團」）創會及首任理事長巴爾曼先生（Armand BARMAN）於2010年7月10日在瑞士洛桑寓所病逝，享年90歲，他在台北的友人對他早年致力促進台灣瑞士關係及一切貢獻，特別懷念，倍加崇敬，也使人想起1970／1980年代台灣拓展與歐洲實質關係酸甜苦辣的往事。

巴爾曼先生1921年在瑞士Valais邦出生，為十分虔誠的天主教徒，青壯年經營木造工廠，並從事地方性政治活動，為法語區基督民主黨（PDC）的菁英，最高職務為Vaud邦議會議長。渠非工商鉅賈，亦非聯邦（中央）級政治人物，對國際事務興趣也不大，但自1978年與台灣接觸，並排除困難，協助我國在瑞士設立社團，擔任首

任理事長，作為台灣瑞士發展關係的橋樑以來，三十年如一日，對中華民國的情誼未曾稍減。

1970年代我被迫撤離聯合國，西歐比利時、義大利、西班牙、盧森堡等國相繼離我而去，尤其中美中止外交關係後，我與歐洲關係陷入谷底。幸賴我國政治民主，經濟繁榮，在比利時外交部長Harmel及政治司長Davignon創議之下，西歐各國友台人士配合協助，以各國民法「非營利社團」（Association）的方式先後成立我國代表處。雖然當時我代表處的名稱、地位及功能等並非令人滿意，但確實能擔當我國與當地政府溝通聯繫的角色。瑞士1949年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，自我國於1972年關閉日內瓦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後，在瑞士即無照料中華民國權益的機構。當時匆促成立的駐蘇黎世貿易辦事處只做商業服務，本身不能亦不願承擔政治性及外交領事一般工作，故嚴格而言，1972至1978年台灣瑞士的關係是空窗期，一片空白。

巴爾曼先生1978年擔任瑞士Vaud邦議長，應邀首次訪台，對我印象十分良好。渠返回瑞士後出面接洽並獲得瑞士聯邦政府及Vaud政府同意我在洛桑設立民間「孫逸仙中心」並自台灣聘請兩位專家（即筆者及秦秘書震宇）赴瑞工作。按瑞士人安居樂業，並不熱衷於國際事務，巴爾曼先生在世時多次提到渠當年所以願意出面爭取我在瑞士設處，純粹基於：一、渠受宗教的感召，對民主政府及自由經濟的信仰；二、對僑領朱英錫

伉儷的友情；三、對我外交部主管歐洲事務錢常務次長復的崇拜及為實現對渠的承諾；四、深信我非官方代表處可協助瑞士工商業界拓展在台灣及遠東的業務。

巴爾曼先生1979至1984年擔任我駐瑞士孫逸仙中心理事長及以後升任榮譽理事長期間，對我派駐瑞士歷任代表及代表處同仁與眷屬均十分愛護，並受到我派駐同仁的尊敬。渠除受我政府委託協辦若干事務外，從不干預我代表處的運作，渠居中協助完成的重要案件有：

- 一、在與我無邦交的瑞士，每年均舉辦盛大的國慶酒（宴）會。
- 二、數度安排我外交部長官與瑞士聯邦外交部長等餐敘。
- 三、1980年代，引介我國駐瑞士代表與聯邦國防、司法、內政部長等洽商業務。
- 四、協助邀訪工作，促成瑞士空軍總司令等訪台，參觀金門地下防衛工程以及我空軍F104戰機的維護及教練。
- 五、我1980年代與瑞士法院控訴國際奧委會（IOC）案中，承巴爾曼推介洛桑名律師Alain WURZBURGER為我辯護，以政治及司

法手段雙管齊下方式，迫使IOC修改章程，維護我運動員繼續參加國際奧運的權利。W律師嗣於1992年出任聯邦最高法院法官，並兩度擔任院長職務，對我十分友好。

巴爾曼先生晚年身體及經濟狀況並非十分良好，但關切台灣情況的心情與日遽增，每遇台灣遭逢地震、颱風等天然災害，渠必以國際電話向筆者申致關切及慰問之情，渠每次到筆者孩子的診所治療眼疾，常向候診室患者滔滔不絕介紹台灣的美麗以及渠對台灣的友情。渠亦關心筆者的退休生活，近幾年幾乎每年夏天均在洛桑晤談餐敘，每次均依依不捨別離，期待再相會！

巴爾曼先生育有二子一女，長女Genevière為巴黎大學漢學副教授，長子Jean-Paul現經營企業顧問公司。其夫人及二公子已先於1995及2002年病逝，今年八月間筆者赴瑞士探親，無法再邀請巴爾曼先生一起品嚐他的最愛「北京烤鴨」，只能在墓前獻花，向這位熱愛台灣的友人鞠躬致敬，禱祝渠在天國安息。

（本文作者為前外交部次長。）



巴爾曼理事長夫婦1980年邀請筆者夫婦在其山上寓所共度週末